



权力的交接

乾隆二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760年。这一年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：在遥远的西方，英国国王乔治二世（George II，1683—1760）因大便时太用力引发夹层动脉瘤破裂，不幸死在马桶上；而在遥远的东方，乾隆皇帝刚刚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，年初正月在御午门举行了受俘仪式；同年秋天，志得意满的他在木兰围场再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木兰秋狝活动。在此之后没多久，也就是十一月十三日，刚从令妃晋升为令贵妃的魏佳氏（就是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里的令妃娘娘、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里的魏璎珞的原型），在圆明园的后宫寝院——“天地一家春”内产下一子，起名永琰。

来得早不如来得巧

乾隆皇帝一生共生育了十七个儿子，其中十四个有名字，剩余的三个来不及起名字就夭折了。乾隆帝处处以祖父康熙帝为榜样，儿子却“只”生了十七个，数量上远不及祖父的三十五个。

永琰在十七个阿哥中排行第十五，并不怎么出众。确切来说，人们对永琰的评价是一致的——平庸。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缺点，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优点。太子之位原也轮不到他，不过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，活到了八十九岁，即使放在今天，也算高寿的，这就使得十七个皇子中，有十三个死在了乾隆前面。也就是说，



乾隆可选择的继承人并不多。

一开始，乾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打算立皇长子永璜（生母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）为太子。但在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他一生的“白月光”孝贤纯皇后崩了，永璜以大阿哥身份迎丧。其间因与三弟永璋（生母是纯惠皇贵妃苏氏）表现得不够悲伤，被伤心过度的乾隆斥责不懂礼节、不合体统，并被当场暗示取消立储资格。

当时，永璜只有二十岁，永璋也不过十四岁；过世的又不是自己的生母，若哭天抢地、涕泗横流，那未免太做作，反而遭人怀疑。莫名其妙地丧失了承继大统的资格后，永璜吓得生了一场大病，两年后便郁郁而终。后来乾隆心属的二阿哥永璉、五阿哥永琪，也都先他而去，闹得乾隆都有点怀疑人生了——自己想立谁谁就死，天要绝我大清吗？

一直忐忑到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乾隆才再次秘密立储。而活到乾隆三十八年的皇子，只有四子永城、六子永瑔、八子永璇、十一子永理、十二子永璘、十五子永琰和十七子永璘七个人。这七个人中，永城和永瑔已经过继给了外人，不可能即位；永璇腿脚不便，考虑到帝国的形象，他便与皇位也没什么关系了；永璘的生母是乾隆的继皇后那拉氏，乾隆不待见他额娘，也不怎么待见他，而且他后来也死在了乾隆前面；永璘这一年不过七岁——主少国疑，搞不好还在尿床的皇子是不考虑的。算来算去，乾隆真正能选择的继承者，只有永理和永琰二人。

永理本也是聪慧之人，但有一个缺点——过于柔弱。事实上，永理是清代的书法大家，与翁方纲、刘墉、铁保并称为“乾隆四家”，其书法造诣在整个大清历史上都数得着。老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，必会为你留一扇窗，反过来亦是如此，赋予你某种特别才华的同时，



也会让你在其他方面显得不那么出众。永琰的骑射水平就相当一般，这在自诩以骑射得天下的清统治者观念里，是一个极大的劣势。
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五月，乾隆无意间发现永琰平时把玩的一把扇子上有题画诗句，落款为“兄镜泉”三字。永琰自号镜泉，这字就是永琰写的。当时乾隆龙颜大怒，专门训谕皇子们不得效法书生习气而疏于满人根本。乾隆皇帝表面上尊儒重学、附庸风雅，内心深处对汉人的酸文腐儒是极为看不起的。大清天下是从马上得来的，你字写得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更何况有创立瘦金体的书法家皇帝宋徽宗殷鉴在前，乾隆更是不敢把天下交给一个文弱之人。

事已至此，乾隆可选择的，其实只有永琰一人。永琰虽然平庸，但各方面都还说得过去，年龄又刚刚好。

没办法，矮子里拔将军，就你了。

乾隆三十八年冬至，乾隆在南郊天坛举行祀天大典。仰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，他默默祷告：“（永琰）如其人贤，能承国家洪业，则祈佑以有成；若其不贤，亦愿潜夺其算，毋使他日貽误，予亦得以另择元良。朕非不爱己子也，然以宗社大计，不得不如此，惟愿为天下得人，以继祖宗亿万年无疆之绪。”

意思是：如果这小子能当皇帝，就祝他以后有所成就；如果不能当皇帝，就赶紧死了拉倒，别耽误老子选下一个继承人的时间。

天家父子无恩情，自古皆然。

立长与立贤

其实传统社会中的权力交接，一直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。

虽说自古皇帝家天下，皇位父死子继就行，可是这其中问题很多：皇帝嫔妃众多，一般来说，子嗣也众多（除了宋高宗赵构那种生



理不正常或明武宗朱厚照那种命中无子的)。大家都是龙子龙孙，皇位只有一个，给谁才好呢？如果皇帝无后，要从旁支近系里挑一个，候选人就更多，竞争也就更激烈了。

古代君王选接班人，无非两个标准：一是立长，二是立贤。从字面上看，“立贤”似乎是更好的选择。一个贤能的储君，登基之后，大概率会成为明君。但问题在于，什么是贤能，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你说老大贤能，他说老二贤能，我说老三贤能。做皇子的，谁还不会礼贤下士、做做样子啊？到底谁更贤能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说不服对方。

说不服怎么办？那就互相伤害呗！为了皇位，兄弟反目、手足相残的案例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，连臣子都要或自愿或被迫地站队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一旦站错队，罢官、抄家、流放三件套，了解一下？

所以说，所谓的“立贤”，实在是一个不靠谱的东西，那就只剩“立长”了。

所谓“立长”，就是立嫡长子为继承人，这种制度被称为“嫡长子继承制”，它起于商末，定于周初。嫡即正妻、原配，正妻所生的长子为嫡长子。礼制规定，嫡长子享有王位、爵位、土地、财富的继承权，具体规定为“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”。简单来说就是：都别吵吵了，谁是大老婆生的长子，谁就有继承权。

侧室生的儿子叫庶子，是没有王位、君位以及土地的继承权的。即使周天子或国君的侧室生下了长子，这个孩子也只是庶长子，依旧没有继承权。

假如嫡长子挂了，那么嫡次子就成为在世的嫡长子，依照礼制规定，享有继承权。如果嫡次子挂了，那么就轮到嫡三子，依次类推。除非嫡出之子死绝了，才轮得到庶子，这就叫“以贵不以长”。



嫡长子继承制大大地减少了兄弟阋于墙所造成的内耗——皇位就是嫡长子的，其他人不用争。王室戒备森严，想暗杀也不太好下手，你要不是嫡长子，想抢班夺权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李世民那点能耐，不然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当个诸侯或王爷啥的享享清福才是正经。

至于嫡长子本人，他就算是个像司马衷那般的智障，问题其实也不大。在成熟的官僚体系的加持下，即使没有最高统治者，社会也可以照常运转。再说了，嫡长子是白痴的概率毕竟不高，而兄弟相争的例子可就太多了，“立长”也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。

所以，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，在古代深入人心，谁要打算废长立幼，那是取乱之道。曹操特别疼爱小儿子曹植，也曾动过这方面的心思，就问身边的贾诩传位给谁好，贾诩说你看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不就知道了。曹操闻言，哈哈一乐，得，还是给曹丕吧。

既然继承顺序定了，皇帝是老大，储君是老二，大家团结在皇帝和储君周边干活儿就行了呗。其实不然，这事儿也得分开说。嫡长子一出生就被立为太子，一切都按照储君的标准培养。一开始还好，老子在外面统领群臣，儿子在家里猥琐发育。好好看家，长大了就把国家交给你。但是随着太子年龄渐长，太子就在心里嘀咕了：老东西你什么时候才把皇位传给我？！万一摊上乾隆这样“超长待机”的皇帝，做几十年太子还没熬出头，那是相当郁闷的！万一你倒霉，死在老爸前面，几十年可就白等了。因此，太子谋反之事也是屡见不鲜，更不乏庶子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怂恿太子谋反，自己等着捡漏的案例。所以说，就算太子之位已经定了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

对皇帝来说，选择接班人是一件相当矛盾的事儿：选一个司马衷那样的白痴吧，等于亲手葬送江山社稷；选一个李世民那样的强者





吧，于自己而言，未必是好事——李世民不是太子尚且等不及，万一太子有李世民那般能力，岂不是更着急接班，直接起兵把你给废了。李世民还算有点良心，把老爹关进宫里，好吃好喝地供着等他自然老死；摊上刘宋（南朝宋）刘劭那种没良心的，指不定哪天“不小心”宫闱失火，就把你烧死了。

皇帝为难，太子也为难。做太子的，能力强了不行，能力差了更不行；上进了说你逼宫，不上进了说你不思进取；与大臣和睦说你结党，与大臣不和睦说你没威信；万一摊上如汉武帝那般疑心重的父皇，能把老实巴交的你硬生生地逼到谋反的道路上。许多太子谋反，其实也是被老爹逼的。那些没打算或者没本事谋反的太子，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生怕哪天不小心惹恼了老爹，丢了小命。

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，无论在古今中外，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。专制统治中的权力交接，从来都是充满了血腥和动荡，鲜有平稳过渡的。

秘密立储

中原王朝基本上一直实行嫡长子继承制，但是，游牧民族不是。成吉思汗时期，蒙古大汗的位置是皇族王公、重臣大将通过会议拥立出来的，当然也为此闹过不少争端。

南宋末年，蒙古皇帝蒙哥在合州战死，没有指明继承人，留守部落的七王子阿里不哥被推举为大汗。南征北战的四王子忽必烈十分不爽——论战功，我最高，凭什么你做大汗！于是，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领精兵互斗，打得天昏地暗。虽然最后忽必烈胜出，但蒙古因此元气大伤，南宋也由此苟延残喘了十几年。

时间来到大清。满族也是游牧民族，虽然比蒙古的汉化程度要



深，但很多地方还保留有游牧民族的习惯。女真人与蒙古人一样，是谁能带领族人抢夺更多的资源，谁才会被拥立为大汗。清初，努尔哈赤死后，皇太极能在四大贝勒中脱颖而出，登上帝位，靠的就是他文治武功均高出他人一筹，更受王公大臣们的拥戴。

清军入关后，倒也学过嫡长子继承制。康熙帝真正的嫡长子——仁孝皇后赫舍里氏的长子承祜早殇，同母的胤礽在周岁时被正式立为太子。胤礽是大清最后一位公开册立的太子，深受康熙帝恩宠，自幼接受储君教育。据说胤礽聪慧好学、文武兼备，不仅精通诸子百家经典、历代诗词，而且熟于弓马骑射，甚有明君之相。康熙帝多次御驾亲征，留胤礽监国。胤礽在治理国家上颇有手腕，为皇阿玛分忧不少。

表面看起来，老爹出去打野，儿子在家守塔，父慈子孝，其乐融融。但几次监国的经历，让胤礽的心态起了微妙的变化。做皇帝的感觉实在太爽了，仅仅是监国，根本不过瘾。但是康熙帝在皇帝这个职位上干得正起劲，一点传位的意思都没有——要知道，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是历朝历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

尝到权力甜头的胤礽，在太子的位置上呆了近四十年后，对康熙的感情就从敬仰慢慢转变为埋怨——世间岂有四十年之久的太子！在王储位置上熬了六十四年之久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如果懂汉语，并且恰好读到这段历史，估计会暗自叹道：“胤礽此言，实于我心有戚戚焉！”

熬了几十年熬不到曙光的胤礽，实在熬不住了，开始蠢蠢欲动。渐渐地，胤礽与康熙帝的矛盾逐渐公开并激化，结果是胤礽被康熙帝废而复立，立而复废，精神上深受打击，晚景凄凉。

太子的反复废立，让其他皇子的心思活络起来，最终引发了大



家熟知的“九子夺嫡”事件。雍正帝经历过这段血雨腥风，对手足相残心有余悸，因此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。

所谓“秘密立储”，就是皇帝悄悄地把继位者的名字放在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牌匾的后面，谁也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写、什么时候放上去，所以除了皇帝，无人知道储君是谁。清朝统治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将皇子们的精力放在自我修为上，以此避免诸子之间的争斗。乾隆就是秘密立储制度的第一代受益人。

金从善上书

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八十三个王朝，共有五百五十九个皇帝。一般人觉得，皇帝是九五至尊，富有四海：皇家挑水都得用金扁担；顿顿都有一百零八道菜，千年人参灵芝啥的稀罕宝贝当饭吃。总之，人家肯定是每日面朝富贵，春暖花开，就算不能真的万寿无疆，至少也是洪福齐天。但实际上，这五百五十九个皇帝的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。相比之下，清朝皇帝平均寿命五十二岁，算长寿的。

在乾隆之前，大清最长寿的皇帝是康熙，活了六十九岁。乾隆二十五岁登基，到乾隆三十八年时，已经六十三岁了。谁也想不到老皇帝居然能一口气活到八十九岁，都以为他过不了多久就要龙驭宾天了，大臣们心里都在嘀咕。

嘀咕归嘀咕，皇帝喜怒无常，国本之事又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，一般人不敢触碰。但就有这样的愣头青，非得把大家心照不宣的话摆到明面上来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（1781年）九月，乾隆东巡盛京（今辽宁省沈阳市）祭祖，回銮途中经过辽宁锦县时，一个叫金从善的秀才，不知是真的忧国忧民，还是赌命拼皇帝赏识赢前程，跪在御道边拦住车要上书。



按说皇帝出巡，亲兵早就净了街，并安排地方衙役一对一地看住这种不安分分子，也不知这家伙是怎么靠近的。既然人已经跪在御道边了，皇帝还是要维护一下自己从谏如流的形象，金从善的上书还真递到了乾隆面前。

此人的上书，归纳起来就四件事：建储、立后、纳谏、施德，其中立储是第一位的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您老年近古稀了，到现在都没指定接班人，万一挂了，国家可怎么办？

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天真之处了。建储、立后、纳谏、施德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，哪有你小子说话的份儿！你说我该施德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说朕缺德吗？说我该纳谏，又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朕是不听人言的昏君？说我该立后，朕宠哪个妃子，又关你鸟事？！说朕该立储，朕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还想谋逆不成？！

让乾隆最生气的，是金从善上书中的这么一句话：“大清不宜立太子，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？”这话直戳乾隆的肺管子，把乾隆的老脸给扒光了。

傲慢自负的乾隆皇帝面对这样的上书，龙颜震怒，下令要刮了他，最后慈悲为怀，格外开恩，把金从善从凌迟改为斩立决。金从善，你就叩头谢恩吧。

砍了金从善的头之后，乾隆明白这事儿不说不行了。为此，乾隆专门发了上谕，逐一批驳金从善的上书。立后、纳谏、施德这三件事也就略微一提，立储这件事才是重点，得好好解释一下。于是，乾隆当众宣布了两件事。

一是自己登基时就暗暗祷告，自己当皇帝的年份绝不敢超过祖父康熙帝。祖父当了六十一年皇帝，那我决定只当六十年皇帝。干够六十年，我一定退位。二是自己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就秘密立储，储君





的名字就在“正大光明”牌匾之后。

康熙在位时间虽长，但不过活了六十九岁，乾隆此时已经六十八岁，说自己在位时间绝不敢超过圣祖，那是客套话，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这么能活。后来乾隆就后悔把这个事当众说出来。君无戏言，既然说出来了，到时候不退位都不行。

虽然乾隆声明已经立储，但并未表明储君是谁。这是自然的，“秘密立储”的核心就在于“秘密”，这既避免了萧墙之祸带给王朝的内耗，也避免了百官提前烧冷灶，形成太子党。在君主专制社会，这算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权力交接办法。要不然以和珅的聪明，岂会不提前巴结一下永琰呢？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乾隆真是狠狠地坑了和珅一把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皇上老爷子十分矛盾地迎来了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。一方面，老年人当然希望自己活得越久越好；另一方面，自己许诺的退位之期到了。

皇位的诱惑力这么大，谁又真心想放弃权力呢？乾隆在心中苦苦挣扎。挣扎归挣扎，乾隆自己不说，就没人敢提这事儿。

乾隆朝末期，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

乾隆六十年二月，贵州苗匪石柳邓、湖南苗匪石三保等人作乱，其中石三保攻陷乾州，杀掉了当地同知宋如椿等人。乾隆忙不迭地命令福康安前往围剿。但是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没多久，石三保又攻陷了永绥、鸦西寨等地，杀掉了镇筸镇（今湖南省凤凰县）总兵明安图等人。

石三保的事还没搞定，另一个匪头张廷仲也揭竿而起，连续攻陷保靖、泸溪等地，后又转战思南、印江一带，最后跑进了四川秀山。这一通走位，把福康安累得够呛，直到三月下旬才初步搞定湖南的匪



患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四月，台湾彰化的陈周全等人作乱，攻陷了县城，又是一通乱打。整个上半年，福康安就没几天安生日子。

忙归忙，大家心里都有本账。乾隆六十年可就快过去了，当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干够六十年就退休，此话当真否？要说乾隆心甘情愿地交出皇位去当太上皇，那是扯淡！历史上丢了实权的皇帝，就没几个有好下场的。权力这东西就像毒品，一旦沾上，是不可能戒掉的。

递刀子

时间就这么到了乾隆六十年九月。一方面，繁重的国事也确实让年迈的皇帝烦不胜烦；另一方面，文武百官看自己的眼神，分明都透着询问：您老当年说的话算数不？乾隆终于下定决心，公开册立永琰为皇太子，并宣布于明年正式传位。

群臣们得知消息，当时就炸开了锅，谁也不知道万岁爷搞这么一出用意何在。永琰吓得赶紧上书拒绝，王公大臣、各地藩属纷纷上书，劝乾隆继续干。你哪里猜得出领导是在作秀，还是真心想传位，你敢不上书求皇帝继续执政吗？！

乾隆收到各方面的上书，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，不过这次老爷子是下了决心的，做戏就做全套。于是乾隆再次宣谕说，自己当年发过誓，不传位，老天爷那儿不好交代。不过大伙儿放心，朕虽然传位，但不会拍拍屁股就啥都不管了：“归政后，凡遇军国大事，及用人行政诸大端，岂能置之不问。仍当敕几体健，躬亲指教。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，可以知所秉承，不致错失。”

这里还有个插曲。乾隆正式册立永琰的诏书是九月初三下发的，而和珅提前知道了消息，在九月初二就上门送如意，巴结永琰。和珅虽然是聪明人，但他伺候了乾隆一辈子，对其他帝王的内心就有



点摸不清了。他若是提前十几年就巴结永琰，说不定能混个好结局。而此刻，乾隆传位之心已定，有没有你和珅我不知道，反正明年永琰即位是板上钉钉了。

和珅这会儿上前送如意，貌似巴结，实则让永琰极为忌惮。一方面，皇帝的心思还没公开宣布，你就知道了，你究竟算老几？另一方面，既然人家登基在即，作为皇帝富有天下，又岂会看得上你送的这块破如意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你这块如意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珍宝，那也是犯了大忌——皇家都没有的珍宝，你随手就送人了，你比皇帝还阔气，这不是找死吗！和珅这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这块如意，也成了后来嘉庆杀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之一。

这哪里是送如意，这分明是递刀子。

尴尬的传位大典

不管怎么说，永琰已是公开的储君，乾隆六十一年正月初一，老皇帝就要正式传位于他，改元嘉庆。好面子的乾隆还特地在诏书中说：“自古帝王内禅，非其时怠荒，即其时多故，仓猝授受，礼无可采。今国家全盛，其详议典礼以闻。”

意思是：自古皇帝禅位的，要么是荒废怠政，留了一个烂摊子给继任者（比如宋徽宗赵佶）；要么是遇到大变，被迫让位（比如唐玄宗李隆基）。仓促间禅让传位，没什么正经的典礼。而在我爱新觉罗·弘历治下，国家正处于全盛状态，我是为了兑现当年的诺言才主动让位的，你们（群臣）要详细制定礼仪流程，让我这“十全老人”传位传得圆满体面。

乾隆一辈子好大喜功，花钱如流水一般。禅位大典这种“空前绝后”的大典，必须得上档次、有排场。事实上，传位大典也确实举行



得相当隆重，据《清史稿·礼志七》记载：

先期遣官祭告庙、社，届日所司设御座太和殿。左右几二，正中宝案，稍南东西肆；东楹诏案，西楹表案，南北肆；黄案居丹陛中。楹内敷嗣皇帝拜褥。殿前陈卤簿，门外步辇。午门外五辂、驯象、仗马、黄盖、云盘，檐下设中和韶乐，门外丹陛大乐。内阁学士奉传位诏陈东案，礼部官陈贺表西案，大学士等诣乾清门请宝陈左几，大学士二人分立两檐下，王公百官序立。朝鲜、安南、暹罗、廓尔喀使臣列班末。

钦天监官诣乾清门报时，嗣皇帝朝服出毓庆宫，时后扈内大臣二人率侍卫二十人集乾清门外，导引礼部长官二人立门阶下，前引大臣十人立殿后阶下。太上皇帝礼服乘舆出，嗣皇帝从诸臣前引后扈。午门鸣钟鼓，至殿后降舆。太上皇帝御中和殿升座，嗣皇帝殿内西向立，鸿胪寺官引执事大臣按班，不赞，行九叩礼。侍班者趋出，就外朝位，中和韶乐作，奏元平章。太上皇帝御太和殿，嗣皇帝侍立如初。乐止，阶下鸣鞭三，丹陛大乐作，奏庆平章。嗣皇帝诣拜位立，王公立丹陛上，百官及陪臣立丹墀下，鸣赞官赞“跪”，嗣皇帝率群臣跪。赞“宣表”，宣表官入，奉表至檐下正中跪，大学士二人左右跪，展表，乐止。宣讫，还奉原案，退。赞“兴”，嗣皇帝退立左旁，西向，大学士二人导近御前跪。左大学士请宝，跪奉太上皇帝，太上皇帝亲授嗣皇帝，嗣皇帝跪受，右大学士跪接，陈右几。嗣皇帝诣拜位，乐作，赞“跪，叩，兴”，率群臣行九叩礼。赞“退”，乐止，礼成。鸣鞭如初。中和韶乐作，奏和平章。太上皇帝还宫。内监豫设乐悬，太上皇帝御内殿，公主，福晋，暨皇孙、皇曾元孙未锡爵者，行礼庆贺。





嗣皇帝易礼服，祇俟保和殿暖阁，内阁学士豫奉传位诏及御宝陈太和殿中案，礼部官奉登极贺表陈东案，扈引者集保和殿外。钦天监报时，嗣皇帝御中和殿，执事者按班行礼，不赞。礼毕，嗣皇帝御太和殿登基。作乐，止乐，宣表，行礼，悉准前式。礼毕，退，复位。大学士进，奉诏，出中门，授礼部尚书。尚书跪受，兴，奉置黄案，行三叩礼。复奉诏陈云盘，仪制司一人跪受，兴，自中道出。礼成，俱退，嗣皇帝还宫。大学士等诣乾清门送宝，礼部恭镌诏书颁行。

简单来说就是：早上，乾隆先带着颙琰（有些皇帝为了方便民间避讳，登基后，会主动改名或改名字中的某个字）和群臣去太庙祭祀，再去社稷坛行告天礼——列祖列宗和老天爷，我弘历今天就把皇位传给颙琰了，希望列祖列宗和老天爷保佑颙琰，保佑我大清。

祭礼过后，就是在太和殿举行的禅让大典。太和殿内设太上皇御座，正中设宝案。大殿左右设长条大几案，在宝案南边的东西两侧摆放。大殿东楹另设诏案，西楹设表案，南北摆放。大殿一进门铺设了拜褥，这是专门给颙琰设的拜位。殿外，在太和殿丹陛中设黄案，殿前陈仪仗卤簿，太和门外设步辇。午门外依次陈设五辂、驯象、仗马、黄盖、云盘等大驾卤簿。太和殿檐下设中和韶乐，门外设丹陛大乐。大典开始前，内阁学士奉传位诏书，陈列于大殿内的东案（诏案），礼部官员陈列贺表于西案（表案），大学士等前往乾清门，请皇帝御宝摆放于大殿内的左侧几案。当朝大学士二人别立于太和殿两檐下，王公百官依序站立，外藩朝鲜、安南、暹罗、廓尔喀诸国使臣位列班末。

吉时将至，钦天监官员前往乾清门禀报时辰。颙琰身着朝服，从太子居住的毓庆宫出来。同时，后扈从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



二十人在乾清门外集合。礼部早就在门外设立了两名引导官在门阶下，另有十名前引大臣站在太和殿殿后的台阶下。乾隆此刻起身前往太和殿，颀琰在礼臣的引导下，跟在皇阿玛身后。

到达太和殿时，钟鼓齐鸣。乾隆并不临朝，而是到太和殿后的中和殿升座。颀琰则跟着乾隆，侍立在中和殿殿内西侧。此刻还没颀琰的座位。然后，鸿胪寺的官员引领执事大臣，按事先设定好的班列，先行向乾隆三拜九叩，参拜之后，有司侍班的大臣退出中和殿，在外朝各就各位，禅让大典才算正式开始。

乾隆步入太和殿升座，颀琰依旧侍立在大殿西侧。台下三声鞭鸣（大家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看到的皇帝登基时使用的那种甩鞭），在丹陛大乐声中，颀琰率亲王贝勒、文武百官一同跪下，大学士开始宣读传位诏书。诏书自然是先一顿自夸，再宣传一下禅让的重大意义。需要突出的重点是“虽然我传位了，但是大事还得我来办”。诏书中的场面话略过，重点在以下这几句。

“（朕）御极以来，平定伊犁、回部，大小金川，扩土开疆数万里。缅甸、安南、廓尔喀以及外藩属国，咸震慑威棱，恪修职责，其自作不靖者，悉就殄除。功迈十全，恩覃六合。普免各省漕粮者三，地丁钱粮者四。展义巡方，行庆施惠，蠲通赈贷，不下数千万亿。振兴士类，整饬官常，嘉兴万邦黎献，海隅苍生，同我太平。”

“回忆践阼初元，曾默吁上苍，若纪年周甲，当传位嗣子，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。”

“特宣布诏旨，明定储位，以丙辰为嘉庆元年。”

“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。朕亲御太和殿，躬授宝玺，可称朕为太上皇帝。其尊号繁文，朕所弗取，毋庸奏上。凡军国重





务、用人行政大端，朕未至倦勤，不敢自逸。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，悉遵前旨行。”

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两句：“凡军国重务、用人行政大端，朕未至倦勤，不敢自逸。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，悉遵前旨行。”摆明了，传位归传位，大权老子是坚决不放的！

禅位大典完毕后，理论上，乾隆应该将传国玉玺交给颙琰，然后回养心殿，而后颙琰开始进行登基大典。但此刻，乾隆不知是后悔了，还是小心眼犯了，顺手就把传国玉玺揣怀里带走了。

登基大典眼看就要开始，却发现没有传国玉玺，这下尴尬了。

对于皇帝来说，没有传国玉玺，就好比偏门娶进来的小妾，总是名不正言不顺的。玉玺这东西谁敢动？自然是太上皇给顺走了。

颙琰急得满头大汗，群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皆束手无策。最后还是刘墉硬着头皮，先暂停了大礼：“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？”然后追进养心殿，大着胆子让乾隆把传国玉玺交出来：“自古以来，天子临政当有大宝在身，陛下传禅不与大宝，百官朝贺，贺出无名！”

刘墉也是把乾隆的心思摸得极透的人，乾隆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颙琰刚上任，各项政务还不熟悉，我帮他掌管玉玺，是怕他办事不熟练，耽误国家大事。

这套“我先替你保管着”的说辞，就好比小时候爸妈替你保管压岁钱一般，只能骗骗小孩子。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的刘墉已是七十六岁高龄，一辈子什么风浪没经过，什么手段没见过，这种说辞，信你才怪！争执了半天，他干脆把话挑明：“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，则传禅可已。传禅而不与大宝，则天下闻之，谓陛下何如？”

是你自己说要退休的，但是传位又不交玉玺，你让天下人怎么看



你？还不如不传位！

这话一点面子也没给太上皇留，惹得乾隆顿时哑口无言。僵持了半天，乾隆才带着玉玺磨磨唧唧地回到太和殿，恋恋不舍地交给了儿子。颋琰这才完成登基大典，年号嘉庆。

作为皇帝，嘉庆虽然实为傀儡，但至少面子上过得去，尽管光是登基大典，就搞得他无处安放自己的尴尬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以后尴尬的事儿还多着呢，慢慢也就习惯了。